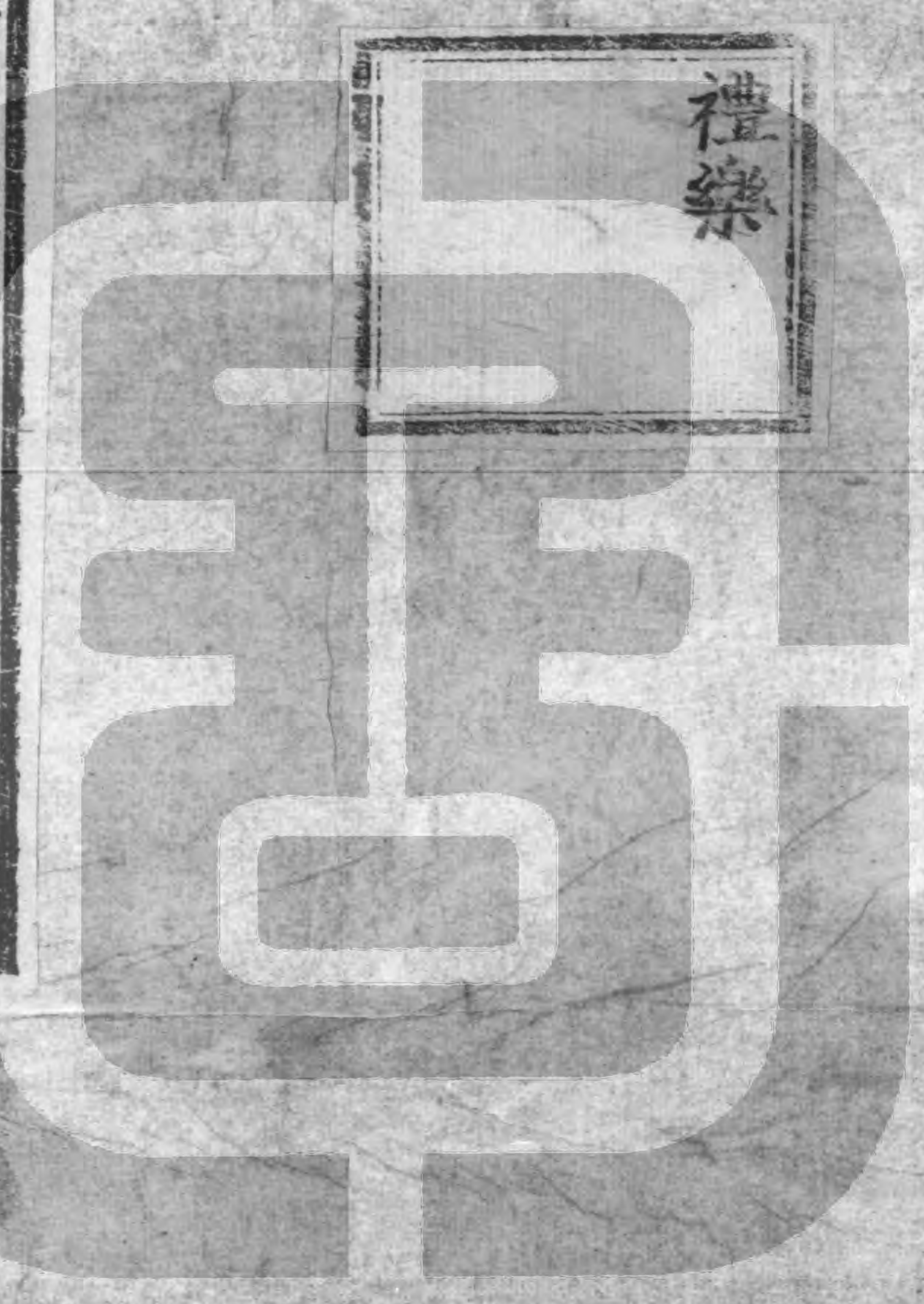


6244
153

禮樂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

禮樂 此言禮

宋英宗時。程頤代彭器永論濮王典禮疏曰。臣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

漢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與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稱上累漢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夫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漢王與諸父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王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朱二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長服。思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止。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

斯亂大倫。今漢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為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奸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正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常。孝者以誠為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身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漢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既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漢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惑。易爵

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祿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太王。如此。則莫然殊彌。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為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跡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始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為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

仁廟不言自絕。羣情訕惧。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為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為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為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惻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權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奸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為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為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微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

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雖裁自哀衷。無使奸人與議。其指心
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
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時議追崇濮安懿王。侍御史趙鼎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
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言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
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為母。辭
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庭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
手書尊王為皇。瞻歎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得罷。今邪臣與中
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為之地。吾與首議之臣。不並生矣。因復力陳。
會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為仁宗
子。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英宗曰。御史嘗見朕欲皇
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

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為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
曉天下。時連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為褒尊。朕
意已決。無庸宣告。瞻曰。陛下祇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
還。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越入對。英宗曰。卿欲就
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傳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
有同罪異罰之譏。

神宗元豐元年。知秦州呂大防請定婚嫁喪祭之禮。疏曰。臣伏見朝
廷厲新庶政。舉以三代先王為法。而獨於典禮制度。似未及漢唐之
盛。昨聞特下明詔。置局攷定禮文得失。有以見聖慮高明。急所先務。
臣之愚素未欲聞於朝者。庶得申於今日矣。臣竊觀今之公卿大夫。
下逮士民。其婚喪祭皆無法度。唯聽其為而莫之禁。夫婚嫁重禮
也。而一出於委巷鄙俚之習。喪祭大事也。而率取於浮圖老子之法。

至於郡縣公私禮之大節。古所理重者。一切苟簡。畧無義理。臣謹按
關竇通禮。迺太祖皇帝所立本朝一代之典。臣歷觀四方。唯於淄州
嘗見之。以備考試舉人而已。禮之不行。無甚於此。周禮八則。禮俗以
馭其民。蓋謂庶民則可參之以俗。而士以上當專用禮也。臣愚欲乞
詔諭禮官。先擇開竇通禮論定。而明著之。以示天下。違者有禁。斷以
必行。雖未能下逮黎庶。而小人所視。足以成化。况臺省官視事州縣。
祭社稷釋奠之類。已略用禮矣。以此而為之。亦非絕俗難行之事。又
今之所行者。於禮之中。纔舉數事。以漸善俗。義在於此。伏惟陛下留
神財省。立萬世法。天下幸甚。

神宗時。集英殿脩撰李復上疏曰。臣聞聖王制世。莫重於禮。事不由
於禮。無巨細皆不可行。三代之禮。以周而備。今考諸載籍。所傳者十
無二三。前世江都開元。皆嘗纂以舊文而行之。當時折衷執於古者。

泥而不通。順其時者。陋而無法。學禮者有所不取。後世無可稽焉。傳
曰。治定制禮。國朝承平一百六十年。高出唐虞。豈三代可擬。一代禮
典。今猶未講。至使好禮之士。有家自為禮者。荀况云。禮莫大於聖王。
是惟聖人乃能制禮。惟王者乃能行禮。記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
不考文。臣願詔有司。上自郊廟社稷。下至三祀一祀。與夫冠婚喪葬。
賓軍。辨其等威。裁其文物。不借不福。據於古而不泥。宜於今而不陋。
著為一代之典。其士庶所當行。則頒之郡縣。使通知焉。事有制度。舉
然可觀。四夷百蠻。承風取則。為治世甚盛之舉。豈勝幸甚。
金君卿上奏曰。周制諸侯。雖有功。皆為侯伯。七命而已。其爵無至公
者。故王之子弟及異姓之有大功德。而封爵不過侯。但得進地。齊魯
之國。皆以侯爵而受上公之地。若列土侯伯。有功德者。則加一命為
牧。惟二王後。與三公加命為上公者。得服袞冕。故禮記王制云。三公

一命。按正義云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七公。與王者之後同。而着衮冕。按衮冕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畫於衣。宗彝虎也。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皆繡於裳。鄭康成注周禮司服云王者相變。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冕服九章。康成既以周之衮服無日月星三章。復又注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云。謂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設魯侯祀天之衮服有周之天子以衮冕。享先王。安得只有九章。豈天子之衮九之衮十二章也。然郊特牲直言王被衮。既稱王。豈得謂之魯禮。且康成之說。別無經據。但以郊特牲云旌十有二旒。龍章日月以象天也。左氏傳曰。三辰旌旗。昭其明也。由是而言。至周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而天子衮服遂無此三章。君卿今按諸經傳衮冕之制。皆不云至周去日月星辰之章。即是周之天子衮冕當備十二章。而太常之旂亦

畫日月星辰於其上。豈可謂已畫於旌旗而服章遂廢也。若十二章不獨施之於衮。其他服器參用之。如三辰之旂亦畫龍章。若康成之說。即是衮之龍章亦可廢也。何謂獨去三辰也。王之辰與巾皆以黼。即是衮之黼章可去也。若古虎雖施於宗彝。即衮之服。何為復施虎。雖也。但天子衮服備此十二章。其旌旗亦畫三辰之章耳。由是知天子備章為然。二王之後。洎三公加一命者。服衮冕九章。餘公侯並鷩冕七章。此周家之制也。自秦滅禮學。服初用玄。以從冕旒。自是周制亡矣。漢興。禮服未備。至世祖。始備三雍。正兆七郊。孝明帝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赤舄。絢履以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以承大祭。永平二年。初詔有司。永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已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

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為珠。皆有前燕後各以其綵。彩色為組纓。旁垂纒纒。郊天壇宗祀明堂則冠之。近得周制。魏晉而降。其制不經。其國公之爵。置自隋。冕用青珠九旒。侯伯則鷩冕。唐制。皇太子衮冕白珠九旒。諸臣衮冕青珠九旒。鷩冕七旒。第二品之服。五代而下。天子衮冕十二章。諸臣之服。有九旒冕九章。八旒冕七章。七旒冕五章。六旒冕三章。本朝因舊文。參定新制。乘輿備章。為得其禮。諸臣之服。九章。親王中書門下三公奉祀。則服之。七旒冕五章。九卿奉祀。則服之。五旒冕同。七旒冕之制。而衣裳無章。四品已下。為祿官。則服之。其次平冕無旒。太祝奉禮服之。自九旒冕而下。皆奉祀之服。若侍祠太廟會諸臣。一品二品服五梁冠。其次三梁兩梁冠。各以其品服之。以今之制。王爵同三師三公正一品。則當服九旒冕。以奉朝會。

祥符中。贈文宣王。初謚議。欲以為帝。而以周之王無帝號。由是只因唐制。封王而第加美謚焉。又有唐開元封謚之初。已正南面而坐。被王者衮冕之服。則是王之封謚與漢而下王爵殊矣。今都郡縣文宣王之廟像。或用九旒冕九章。如周之上公。漢之諸侯王之服。或服十二旒。王者之冕。采章錯亂不次。今所詳定。請以文宣王冕服備十二章。黜康成之義。用本朝制度。如漢唐故事。其十哲之服。緣祥符追贈之初。議以為公。則是如公侯五等之公。時宰臣欲顏子於十哲中。稍優其秩。因請以充公。顏子為國公。費侯子騫為郡公。殊不知禮秩降於公矣。且國公之爵。位在三師三公。宮太廟。王郡王之下。為從一品。郡公位猶在宮太之列。且異於周制。上公之尊。今充國公之冕。設用九卿之服。七旒冕五章。則又降於周禮公侯之服。如用周禮公侯之服。鷩冕緣。今配享先儒之列。若王肅杜預皆贈三公。當用今三公衮

冕之服。豈可以充國公之服。及在王杜之下。故今請以充國公用來
冕九旒九章。視本朝三公之服。如周禮上公之制。子騫已下九人。環
立侯曾子等。皆用鷩冕七旒七章。視周禮公侯之服。

殿中侍御史滿中行上奏曰。臣伏見大德正衙之制。尚存常朝之
虛名。襲橫行之謬例。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兩省臺官文武百
官。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負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
謂之常朝。遇休假併三日已上。廳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宰
臣親王已下。應見謝辭者。皆先赴文德殿。請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
之官。例以別教免參。宰臣押班近年已罷。而武班諸衛本朝又不常
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審官待次。陪官而已。今垂拱
內殿宰臣已下。既已自參。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舛謬倒置。莫此為
甚。至於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俟

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欲望特賜指揮
先次罷去。

唐宗元祐九年。右司諫朱光庭上奏曰。臣聞孔子之言曰。立於禮。書
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則是禮者與天地並而不可斯須廢
也。自三代已後。其禮遂亡。漢唐規矩不足道也。今聖政日新。講修治
具。臣愚以謂為治之道。無先於禮。蓋人情之檢柙。王政之綱維。莫不
由此。夫禮廢而不講久矣。今天下之人。自非角已。衣成人之服。則是
何嘗有冠禮也。鄙俗雜亂。不識親迎人倫之重。則是何嘗有婚禮也。
火焚水溺。陰陽拘忌。歲月無限。死者不葬。葬者無法。五服之制。不明
重輕。則是何嘗有喪禮也。春秋不知當祭之時。祭日不知早晚之節。
器血今古之或異。牲牢生熟之不同。則是何嘗有祭禮也。冠昏喪祭
禮之大者。莫知所當行之法。朝廷之上。未嘗講修。但沿襲故事而已。

曾未盡聖人之蘊。公卿士大夫之間亦未嘗講修。但各守家法而已。何以爲天下之法。車輿服食器用玩好法禁不立。僭侈尤甚。富室擬於王公。卑隸等於卿士。風俗如此。一出於無禮而然也。臣今欲乞陛下詔執政大臣各舉明禮官參議五禮。上自朝廷所行之制度。下至民庶所守之規矩。纖悉講明。究極先聖人之蘊。以古參今酌人情之所安。天下可通行以爲法者著爲一代之大典。垂諸象魏。頒諸四海。以正人倫。以變禮俗。此則三王之舉也。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記曰王者治定制禮。恭惟祖宗以來累聖相承。仁功德澤洋溢天下。固可以謂之治定矣。伏自陛下盛德臨御。興滯補弊。朝廷日益清明。此明王當制禮之時也。願陛下不以臣言爲微特賜留神以幸天下。

貼黃朝廷盛化無遠不被。然而五禮之制多出沿襲。未盡講修。人不知其所止。其間冠婚喪祭之禮尤當先講修以示天下。俾得

遵行以爲規矩。然朝廷之上與公卿士大夫之家皆未有成法。

伏望聖慈令明禮之臣與禮官委曲講修以厚風俗。

太常博士顏復上奏曰。臣資材俚陋。幸因儒術備位禮官。充職以來。推這揆分守之要。庶舉萬一。上報器使。因思竭中瘁外。參古稽今。以貴朝廷日興之儀。不若一明禮實。庶補風教。以趨大治。則臣分職之心無負媿者。臣謂治世之禮發乎威儀。擗節之間。至民保皇極。家無異尚。化行於上。俗成于下。不可謂名見而實不虛也。不然好之雖篤。崇之雖華。皆以循名失實之譏。無少益于治體。當王者盛時。以人情莫不本良心而後安。故行禮未嘗外民。大而郊廟禋禘之節。小而閭里醜崇鬼神之儀。迺而朝覲聘問之度。遠而庠序射享飲食之事。盛而蒐苗獮狩類禡之制。卑而農畝頒禽獻豸之則。崇而加元服降王璽。登賢養老之容。下而比族寇婚。正齒位讀邦法。書孝悌之序。內而賑

災疇難之患。疎而私室送終之式。雖隆殺不同。致其恭。明其敬。發其和。復其本。汲汲以為歲月日時當行之事。而不敢斯須曠怠其志。意一也。上躬帥之。下說隨之。如指臂相縈。如源流相通。渾然無少間隙。是以德風大成。和氣充勃。災害不生。刑罰不試。知天下有禮之實矣。三代而後。沿襲苟簡。禮樂之存。虛名而已。間有不世之君。致時之臣。恢明考類。煩密光釋。止於郊廟朝廷之上。崇植風敵。張大聲采。未及都門之外。歸于畏之大嚴。勉勉不敢置尔。皆不知其義以安之。輔世道民之効。漠不可期。其實之畏久矣。國家太平百年。規模宏遠。下觀漢唐太常之禮。成書定簡。何止千篇。歲舉郊廟朝會。侍臣有司考復論難。貫附六經。取會沿革。上下數千年。其制富瞻精緻。凡事不遺。彬彬然可師。而士民之禮。踵歷代之咎。莽降彝制。卡無於式。使有志之士。動虛名失實之歎。此甚可為治朝惜也。雖然。民之至情。雖不教不

勉自見。蓋天畀之原本善。不可蔽禦。不教則失中。失中則流。祭享之禮不教。則流於祝禱佛齋婚姻之禮。不教。則流於委巷俚習。賓客之禮不教。則流於游衍嬉樂。師田之禮不教。則流於夷風暴俗。喪紀之禮不教。則流於道釋數術。國之正禮格而不下。民之良心奪于異習。而加愚。欲風淳而治隆。如北行而之粵。緣木而求魚。執無可得。臣之愚誠。欲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特發德音。下詔禮官。會萃經史。古今儀式。至諸家祭法。歲薦時享。蒙覽書儀之類。可取者高而不難。近而不迫。成士民五禮。不必冕弁以為冠。鞞鞞以為衣。俎豆以為器。儼皮以為幣。駮車而行。坐席而食。就其便安。以頌郡縣。緩驅以令。使樂而不駭。勸曉以文。使徐而知義。誘掖本心。則善之思。思則辨。辨則安。安則起居動息。造次顛沛。莫不在忠順孝弟仁義之間。人皆有士君子之器。至化成矣。王者牧民。設刑以輔禮。今律民之書。一字有易

則置郵而下郡縣士民常禮以至無書本末重輕不稱從可明矣惟
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

二年禮部侍郎陸佃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冊疏曰臣伏惟太皇
太后陛下自同聽斷以來保護聖躬裁決萬務敬天愛人動懷謙畏
至公至明度越前古尚慮臣下未能將明聖意一切檢用章獻明肅
皇后故事弗加討論萬一典禮闕失或累威德故臣雖愚陋輒慕古
人事上篤於愛敬之意竊見天聖中翰林學士李維等嘗上章獻明
肅皇后御崇政殿受冊儀注復改御文德緣文德外朝在紫宸垂拱
之外故至今公議猶以維等取定儀注得禮之中惜其不果施行方
當太皇太后陛下至誠虛心每事求當棄此嘉會曩蒙收採特詔有
司改御崇政殿受冊明內外之難自我神母垂訓萬世不勝大幸况
於威德至仁有光無損臣職在禮官苟有所懷義當罄竭仰濟聖慈

臣無任惶懼殞越之至

中書舍人曾肇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冊疏曰臣伏聞已降勅命
將來太皇太后受冊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臣伏考故事皇帝於大
安殿發冊大皇太后於文德殿受冊今來詔旨專用舊典臣子之
議復何所言然臣伏見太皇太后自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
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豈非以聽決萬
機出於權宜垂簾視事蓋非得已而外朝者天子之正守太皇太后
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耶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
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爾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
后受冊於崇政殿仁宗出自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
時之制非臣下之所得議也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
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太后儻於此時特下明詔發揚皇帝

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虛從天聖二年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冊。則皇帝之孝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天地神靈。孰不歡喜。華夏蠻貊。孰不推仰。兩誼俱得。顧不美歟。伏惟太皇太后聰明睿聖。慈仁恭儉。功德之被天下。堯舜禹湯不能遠過。非獨秦漢以來。母后之所不及。則雖日御外朝。未足為過。而臣乃於一受冊之際。猶以為言者。誠見太皇太后執心謙冲。至公至正。動容周旋。必務中禮。非如漢唐母后私於其身。必不以受冊外朝為己之欲。臣愚故願因此增廣盛德。使天下曉然知聖心所在。垂之萬世。以為典則。而後之言禮者。必曰。母后不踐外朝。自太皇太后始。豈非希世之高行哉。臣伏見昨者太皇太后志在愛人。毅然獨斷。令即英宗神御殿後建祖宗神御殿。詔旨深切。聞者感動。至於垂涕。此自古明智之君。未必能為。而太皇太后行之。無毫髮吝。則知今日退就便殿受冊。必非所難。此臣所以敢

言而不疑也。夫一日出踐外朝。事至微也。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不得不極言之。章獻太后非獨受冊文德而已。元日御會慶殿受朝賀。南郊禮成。御會慶殿受賀。長寧節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其後又入太廟行恭謝之禮。此皆天聖明道故事。竊恐有司以次行之。不足以仰稱太皇太后為宗廟社稷權宜聽政之心。克已復禮。亦亦抑損之盛德。臣之私憂過計。實在於此也。太皇太后博覽古今。所書以來。母后得失。蓋無不知。則於此舉。必能自擇。豈待臣言而後。然臣待罪侍從。以論思為職。苟有所見。不敢默默。肇又論坤成節。百官上壽。奏疏曰。臣伏見太皇太后。下近深自抑損。特發德音。不欲臨御外朝。退就崇政殿受冊。詔書下中外。嗟嘆忠義之士。至於感泣。况臣待罪侍從。嘗獻替言。不謂。合聖心。特加收採。非惟陛下克已復禮之聖。又以知陛下虚心納。之明。士生此

時未能竭忠盡智裨補萬一。苟有所見懷而不言。則初位兼天何所
逃責此臣之所以不避冒瀆之誅。傾寫肝膽置于上。則儘一言有補
萬死無悔。臣竊聞近日有司建議坤成節於崇政殿。上壽。其外殿賜
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比附天聖三年故事施行。臣伏考天聖
三年故事。宰臣樞密三司使學士知制誥待制節度使留後觀察使
契丹使班于殿拜。上壽如禮。賜酒三行。百官詣內東門拜表稱賀。至
天聖九年始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如乾元節之儀。蓋自天聖三年至
八年以前。凡六年。盡如三年之制。是以見當時君臣禮畏義之心。
可謂至矣。今者三省樞密院乃不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今有司之
議。特降朝旨。令文武百官諸軍將校隨班行上壽禮。此臣之所未諭
也。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出外朝。就崇政
殿受冊。竊詳聖意務從抑損。今乃令百官將校皆赴崇政殿拜立班

上壽。則是天聖八年以前之所未有。禮更增於舊。在陛下謙恭抑損
之志。前後本末似不相稱。臣愚以謂此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
大臣失於不思。爾。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躬前世母后不可及之盛德。
有休息百姓覆育萬物之大功。受四海九州歡心愛戴之備。養其為
尊榮亦已極矣。豈待百官將校列於庭。然後為貴哉。臣愚故願特
詔有司。一用天聖三年長寧節故事。比附施行。使天下之人知陛下
謙恭抑損之志。前後如一。本末相稱。書之史冊。垂法萬世。豈不美哉。
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惟陛下留意無忽。
點黃臣竊見崇政殿拜不至寬廣。遇雨又須經絲延和殿前。蒼赴
坐。竊聞議者謂百官不赴。則夏國使人亦不得與上壽。賜酒。臣
愚以謂天聖中非無夏國使人。自可遵用故事。若以其外亮遠
來奉貢。特許入與上壽。賜酒。出自恩旨。宜亦可為。更自聖意。裁

酌

五年給事中范祖禹乞看詳陳祥道禮書劄子曰臣竊以國家之用典禮為急典禮之學制度尤難太祖皇帝時命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考正禮圖宋唐張鎰等舊圖凡六本撰成三禮圖二十卷奏之太祖下詔嘉獎命太子詹事尹拙等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又下工部尚書竇儀裁定其三禮圖畫於國子監講堂臣伏見太常博士陳祥道專意禮學三十餘年近世儒者未見其比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詳究先儒義說比之聶崇義圖尤為精審該洽昨臣僚上言乞朝廷給紙扎差書吏畫工付祥道錄進今聞已奏御降付三省臣愚欲乞送學士院及兩制成經筵看詳如可施行即乞付太常寺與聶崇義圖相參行用必有補朝廷制作微宗大觀中侍讀無議禮詳議官慕容彥達理會三禮圖奏曰臣竊

惟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方今一府既修三事既和燕及皇天休貺並至功可謂成矣治可謂定矣講明禮樂以幸天下其在今日伏觀見行三禮圖係國初聶崇義撰集其間車服器用之制與元豐頒行經義時有不同自國子監建三禮堂暨州縣學校率繪其圖以示學者乃至有司所掌名物猶雜用其制未稱陛下統一道德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儒臣考據經義改定舊圖俾有遵承及付國子監頒行徽宗時通判李新乞州郡講習五禮新儀奏曰臣恭覽五禮新儀制作之妙追蹤三代陛下聖學高遠以作者之聖詔訓禮局講求裁定典章儀物粲然有文自裁作古凡伯夷之所典周孔之所制經而三百曲而三千未若今日煥明詳備者也三代而下寥寥千載禮之廢壞綿絕無據時君未遑講明其失或求諸野腐儒曲學相與辯議或若聚訟豈特百年而興是有待於至治之世而後可興者也禮言既

成頌及天下。戴白垂髻喜見太平之盛典。臣嘗謂吉凶二禮。士民所常用。今州郡將新儀。指摘出榜書寫牆壁。務為推行之迹。而苟簡減裂。增損脫漏。誦讀不行。未越旬時。字畫漫滅。不可復攷。民庶所行。既未通知。至與新儀違戾。或借或陋。寔非民庶之過。臣欲乞諸州並許公庫。鑲板儀曹。旬以某禮行。下屬縣置籍抄錄。季行檢示。粉壁及察民間所行之禮。過與不及。州委教授。縣則有出身官。旦望就學。講習新儀。監司歲終保明具奏。察其勤惰。而加勸懲之。如此。則上下皆知禮。風俗日以厚矣。

太常卿葛勝仲上奏曰。臣等竊考左丘明傳春秋。以禮為釋經之例。某人某事曰禮也。某人某事曰非禮也。若此類甚衆。而其他記禮特詳。韓宣子見周禮在魯。則知周之所以王。齊仲孫湫見魯秉周禮。則知魯未可動。臣等於是知為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廢禮如此。莊公

有非禮之舉。則其人諫以必書。周王有非禮之宴。則戒其臣以勿籍。於是又知先王之時。凡禮文之事。無不載之簡冊也。周王享士會。設殺丞鳥。士會不知其義。歸而講聚三代之典禮。以備晉法。昭公如楚。孟僖子為介。至鄭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歸乃講學。苟能禮者。必從之。於是又知古之有官君子。耻不知禮。蓋如此也。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如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之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趙簡子見大叔問揖遜周旋之禮焉。子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絰緯。民之所以生也。二子可謂知禮樂之本末矣。然制度文為。雖禮之末。捨此則安上治民之意。無以寓。則所謂禮之文者。豈可不載述以詔後哉。區區春秋之時。猶謹禮如此。况在承平盛大之世乎。本朝太祖皇帝始命大臣約唐之舊。為開寶通禮。天聖中。王暉等又為禮閣新編。其後實昌朝

等復加編定。名曰太常新禮。嘉祐中歐陽脩等為太常因革禮百篇。自建隆迄嘉祐。蒐覈紀述。固有遺逸。而自治平之後。益缺焉。恭惟皇帝陛下天縱睿智。照臨萬邦。既已體神出道。而制為一世之禮。掩迹三代矣。其在有司。亦欲著明而不沒。爰命禮官。編次因革之實。自治平至政和四年。續為一書十四部。展條目。皆視歐陽脩之舊。臣恭承神旨。相與譔次。上進。臣等愚昧道愴。學大懼不足。仰稱明制。姑不敢廢職守而已。干冒天威。無任待罪。殞越屏營之至。

勝仲又上元圭纁籍絢組議曰。承政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敕中書省尚書省。送到劄子。禮部昨擬定元圭纁籍絢組并圖本。係按周禮儀禮經旨。兼討論諸儒說。參酌擬定。實相為表裏。竊慮亦合頒示中外。使明知盛朝制作。皆傳經考古。欲附於元圭議冊之末。雕印頒給。仍連元劄子。十二月十四日奉聖旨。依按周官典瑞。云王執鎮圭。

纁籍五采五就。則圭必有纁籍。又按玉人云。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央則圭必有絢組。纁籍之制。鄭氏謂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五就。五匝也。又注儀禮亦云。雜采為纁。以韋衣木板。又賈公彥疏云。木板廣袤亦與圭同。然後用韋衣之。乃畫於韋上。一采為一匝。五采為五匝。一匝為一就。就成也。又崔靈恩三禮義宗云。纁籍者。以韋衣木板為之。大小皆如其玉。又周官行人。桓圭九寸。纁籍亦九寸。信圭七寸。纁籍亦七寸。則纁籍如其玉明矣。又聶崇義禮圖云。既以采色畫韋衣於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為繫。上以玄為天。下以絳為地。絢組之制。按儀禮聘禮。諸侯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其間諸侯朱綠纁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賈公彥云。彼組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為繫。所以束玉使不落。鄭氏注云。采成文曰絢。上以玄。下以絳為地。謂地者。當是織絛之經。上以玄。

縷。下以絳縷為之。而以五采相雜為緯。成文。爾崇義不曉其說。徒見其有為地二字。謬以為象地。遂增玄為天之說。誤矣。况經傳未嘗以絳色象地。宜以鄭氏為正。且玄主縷。縷縷絢組。制度莫傳。然希世至寶。所以崇飾而藏者。雖極天下之美。麗而為之。苟不傳。經籍古則不足以為稱。今欲約周禮。主縷。縷縷絢組之制。下有司創造。舊三禮圖畫。本縷。縷縷縷縷之次。並無意義。無用朱丹相間。乃成六色。其絢組五色。段次多寬不同。即不見上玄下絳之制。今定縷。縷縷縷縷以木板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五采各一匝。黃居中。君象也。黑為外。衆色入焉。有為復於無為之義也。青為始。赤次之。白又次之。四時之序也。其絢組各長尺。上以玄為經。下以絳為經。用五采為緯。錯織成文。玄主絢組。亦合上以玄為經。下以絳為經。用五采為緯。錯織成文。按古絢組。雖合長尺。緣在縷。縷縷則左右是用。今玄主中。必恐合隨宜製造。

高宗時。趙元鎮論。駐蹕戎服。疏曰。臣伏見陛下。自渡江及幸吳越。每經郡邑。必御戎服。親部伍。誠欲震耀神武。激勵將士。示以同甘苦之意。然而人君之舉動。不可以簡約自卑。朝廷之規模。不可以權宜日削。恭聞朝夕。駐蹕行宮。臣愚欲乞詔有司。益禁旅乘輿服御。止人君之儀。用衛導。備朝廷之典禮。應如平日。巡幸故事。稍加整肅。雖不能庶幾萬一。亦足以張國威。消姦宄。慰遠民。望幸觀瞻之願。孝宗隆興間。起居郎胡銓上講筵禮序曰。臣聞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名以器為重。古之有天下者。不患分不定。不患名不正。不患器不守。而常患不能隆禮而已矣。苟能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得其當。而天下可運諸掌。苟不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失其當。而天下亂矣。何謂禮。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

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擬五牲三犧以奉
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姊妹。以
舅婚姻。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
忌。以類其震。懼。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是故審則宜
類。以制六志。審行信令。禱福賞罰。以制死生。乃能協于天地之經緯。
是以長久。故趙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晏子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
矣。與天地並。是不亦君以禮為重乎。何謂分君臣。上下。君子小人。中
國夷狄。是也。南。荆。枚。筮。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謂。上。美。為
元。下。美。則。裳。言。上。下。之。不。可。亂。趙。簡。子。問。史。墨。季。氏。出。君。之。罪。史。墨
對。以。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言。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
易。位。大。亂。之。道。也。司。馬。光。說。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言。君。臣。之。位。猶

天地之不可易。程頤易傳說坤六五。臣居君位之象。此皆嚴君臣上
下之分也。在易一陽之長。雖甚微。而聖人善之。故一君子用而天下
皆相賀。一陰之生。雖甚微。而聖人畏之。故一小人用而天下皆相吊。
此皆嚴君子小人之分也。易以自我致戎為戒。而以三年克鬼方為
德。言夷狄當外而不內。賈誼以中國為首。夷狄為足。而以首反居下。
足顧居上。為亂亡之基。此皆嚴中國夷狄之分也。是不亦禮以分為
重乎。何謂名壽。壽是也。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教為輕。則名所
以弼教也。名位不愆。為民所信。則名所以出信也。名以弼教。則教非
名不立。名以出信。則信非名不行。是不亦分以名為重乎。何謂器車
服是也。器以藏禮。則器者禮之所以寓。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賊奪
之。則器者君子之所乘。昔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

其君而民服焉而莫之或罪也。史墨曰：是以為君，謹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不亦名以器為重乎？謹按禮經篇目，凡四十有九，大抵不出此三者而已。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天子植籥，格柷，格磬，格柷，諸侯籥，則不柷，柷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約，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少牢，天子殺則弊大綏，諸侯殺則弊小綏，天子之田象日月，諸侯法雷，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大夫之田視伯子男之類，此君臣上下之分也。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類，此君子小人之分也。如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流，此中國夷狄之分也。如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之類，此名之別也。如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之類，此器之別也。分也，名也，器也，禮之大體也。臣故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仰惟陛下欽明文思，濟拓文明，同乎堯舜，固非謏聞淺學所能窺測。至於修五禮以觀諸侯，典三禮以咨四岳，亦駸駸乎唐虞之盛矣。然猶銳意稽古禮文之事，特降一札，俾愚臣專講戴記一經，豈徒欲玩夫三百三千之繁文，呻其佔畢而已哉？於曲禮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於檀弓見事君有犯無隱之義，於王制見天子齋戒受諫之義，於月令見百工咸理，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之義，於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唯其人之義，於禮運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於禮器見忠信可以學禮之義，於郊特牲見天子貴誠之義，於內則見道合則服，後不合則去之義，於玉藻見天子摶璣方正於天下之義，於明堂位見夷狄外而不內之義，於大傳見舉賢

使能之義於少儀見人臣有諫無訕之義於學記見三王四代在其師之義於樂記見為君謹其好惡之義於經解見發跡出令而民說之義於哀公問見君為正則百姓從政之義於仲尼燕居見力禮樂而天下太平之義於孔子閒居見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於坊記見禮以坊德之義於中庸見至誠配天之義於表記見大舜中心安仁之義於緇衣見惡惡好賢之義於深衣見規矩準繩之義於投壺見揖遜之義於儒行見崇儒重道之義於大學見正心誠意之義於鄉飲見王道易易之義於射義見擇士與祭之義於燕禮見君臣上下之義於聘義見君臣相與之義於冠婚喪祭之篇見養生喪死追遠之義然則聖學高妙誠非管窺蠡測所能罄掃其萬一夫豈消埃能有益於崇深乎而陛下親屈至尊學學聽納移日不廢真得堯舜三王之用心臣昨蒙賜對便殿臣時論及武夫悍將宜令知禮

以革暴慢之習側聞玉音有及於唯禮可以已之之語臣退而書之竊謂晏嬰雖以此言告齊景而齊景終不能行陛下不惟聞而樂之又敢舉以為訓一言可以興邦陛下有焉臣愚願力行其說辨其分謹其名守其器勿輕以假人則杜稷之福也孔子曰名器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仰瀆宸聰臣無任隕越之至

銓又論為國以禮疏曰臣聞為國以禮春秋魯慶父之亂齊小白問仲孫魯可取乎仲孫對曰不可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大哉禮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治官治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此所以為國家之根本故曰

為國以禮。大哉言乎。臣處嶺海二十餘年。無所用心。惟知學禮。至於險阻艱難之際。每得其力。以此知不學禮無以立。誠非虛語。陛下起臣於草茅。顧野人區區愛君之誠。尚以為獻。惟此而已。然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易倖數。惟先正司馬光寇婚喪祭之儀。簡而易行。臣愚欲望陛下特詔禮官討論擇其要而易行者。布之民間。使者儒宿學。轉相傳授。而武夫悍將亦令通行。庶幾尊君親上。養先思孝。人皆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則天下不足治矣。難臣者則以謂方時多虞。武夫悍將。惟長槍大劍為急。何暇議禮。臣請有以折之。昔晉文欲用其民。子犯以民未知禮。未生其蒸為言。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城濮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則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重耳以有禮而致城濮之勝。子玉以無禮而致城濮之敗。繇此觀之。禮尤武夫之所急。冒瀆天聰。臣無任隕越之至。

淳熙間。袁說友上奏曰。臣竊見今來都下。年來衣冠服製。習為虜俗。官民士庶。浸相効習。恬不知羞。事若甚微。而人心所嚮。風化所本。豈不可治。烏有堂堂天朝。方懷離未報。恨不寢皮食肉。而迺使犬戎腥羶之習。以亂吾中國之耳目哉。臣朝夕所憤懣不平者。茲不暇縷。姑以最甚者言之。紫袍紫衫。必欲為紅赤紫色。謂之順聖紫。靴鞋常履。必欲前尖後高。用卑單。謂之不到頭。巾製則辨髮低髻。為短統塌頂巾。綽篋則雖武夫力士。皆挿巾側。如此等類。不一而足。豈特習以為儀。略無愧色。兼又身披虜服。而敢執事禁庭者。識者見之。不勝羞恨。竊恐此而不禁。將耳目習熟。人忘憤心。其於大計。實有相害。臣懇欲望陛下。亟發宸斷。盡行禁戒。宣諭臨安府守臣。自下多方約束。嚴行止絕。前項虜服等。如有違戾。許人告。若支給厚賞。犯人取旨。編配施行。其染弄手作人。亦編管他郡。及其他鼓吹歌舞。習為虜俗者。亦根

究名色禁止庶幾中國益尊。人心知所敬慕。或曰是正益也。今內治外攘之計已具。犬豕日月可冀矣。服製變易。誠亦何加損哉。臣則以為不然。匹夫報仇。聞其名則心怒。而弗聽見其人。則唾罵而不顧。况肯服其服。而同其習耶。王導之惡庾亮。且欲以扇蔽西風之塵。蓋其惡之。惟恐其污已也。今大讎未復。犬豕未刷。小大臣子。惟當憤國蒙辱。不顧九死。思以喋血虜庭。犁其巢穴。以副陛下二十年臥薪嘗膽之志。願迺用夷變夏。甘心虜俗。曾不能如匹夫之報復。而下愧區區之王導哉。臣不取也。臣願陛下凡中國怒氣所寓。雖一服製之微。亦當較計。使國人知懷憤懣。皆奮厲激發。見一虜服。如惡惡臭。則氣之所攫。烏有弗濟者。惟陛下慨然而發憤。烏有天下幸甚。

孝宗時。范成大論朝市儀注。劄子曰。臣聞禮之有儀。禮之細也。然儀猶不立。則何禮之足云。今者黃旗紫蓋。營駐東南。朝市之制。當倣京

邑。所以隆上都而觀萬國者。安得而不爾哉。臣伏見文武百僚正衙朝會。及德壽宮朝賀之類。退至宮殿等門。奔趨不暇。紛蹂闐咽。緣內之仗衛外之從人。自相交關。至無路可行。實臣近列寇笏。欲傾有不

能自持者。入公門。鞠躬如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謂君雖不御坐。過君之位者。猶當恭肅。今於駕輿班退。失容如此。則朝廷之儀。有當申嚴者。伏乞睿旨。行下所屬。每遇朝集將退。縱有他虞。期會但少紓頃刻。令編欄人寬出班路。使搢紳各依次序安行。趨出。以申鞠躬足躩之義。臣又伏見車駕行幸。前後禁衛各有重數。今乘輿過宮後園子。每重只四五人。不能呵衛禁嚴。法物及供奉班。乃與行路

人混為一區。雖袒裼負戴者。亦得並行禁園之中。漢文帝統稱寬怒。縣人未聞蹕。猶匿橋下。必不敢闖入仗內。如今之縱弛。則扈從之儀。有當申嚴者。伏乞睿旨。行下所屬。乘輿行幸。禮衛之制。量

添駕後衛卒。必依局。事。各。皆。宜。為。才。官。以。居。道。行。日。又。伏。見。在。街。道。車。馬。相。遇。皆。有。先。後。定。制。今。行。都。九。衢。之。中。不。問。尊。卑。貴。賤。務。相。排。軋。兩。不。遜。避。甚。或。給。使。技。胥。及。白。身。之。輿。馬。下。至。樁。夫。衛。卒。皆。與。朝。臣。爭。道。莫。之。誰。何。古。者。齒。路。馬。及。蹇。路。馬。之。芻。者。皆。有。誅。非。貴。馬。也。貴。君。馬。所。以。尊。君。也。而。况。君。之。朝。臣。乎。則。街。道。之。儀。有。當。申。嚴。者。伏。乞。睿。旨。下。所。屬。檢。照。條。法。凡。車。馬。相。遇。有。當。避。道。有。當。分。道。有。當。斂。馬。側。立。之。類。一。如。儀。制。否。者。許。被。犯。官。司。解。送。懲。治。以。上。三。者。雖。禮。之。細。而。實。關。事。體。所。以。觀。國。之。光。在。是。誠。不。可。忽。臣。繆。掌。邦。禮。未。敢。及。其。重。大。謹。按。衆。目。之。所。不。安。者。姑。舉。一。二。伏。望。聖。慈。責。之。攸。司。以。嚴。禮。禁。

趙汝愚乞編類隆興以後聘使儀禮疏曰。臣等竊惟行人之官。責任至重。欲求稱職。必在擇人。人固須才。事當有據。嘗攷周禮行人之職。

掌賓客之禮儀。名位尊卑。皆有禮籍。禮俗政事。自為一書。神宗皇帝嘗以遼國和好。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攷據。始命蘇頌。修成一書。名曰華夷魯衛錄。今兩國通好。姑務息民。凡所遣之使人。必自是臨時選擇。事非素習。初匪世官。或有疑慮。責成吏手。安危所繫。事體非輕。欲望聖慈。特命儒臣。自隆興以後。聘使往來之禮。吉凶慶弔之儀。編類成篇。以為准式。使已用之文。粲然可觀。後來之事。酌之而行。可以息爭端。可以定疑慮。今後遇遣國信使副。及接送館伴使。各授一編。使之檢用。誠非小補。

元世祖中統元年。宴羣臣於上都行宮。有不能躡大庖者。凡其冠服。監察御史魏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吏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

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上古聖人之立制。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紀綱萬事。彫琢群情。有等有差。無差無殺。俾華實之相副。庶儀則之可行。至於日用之間。咸有天然之。迫降及後世。損益相須。代代殊文。其理一也。今國家官階各異。服色。惟三。貫一。統於中央。該二儀而混一。裳衣幅舄。冠冕佩環。盡削茲文。以。遵近世。是故有紫有紅。有綠有碧。若寔唐朝之公服也。意或水一。八二木三。金四者。用四方之間色也。今又舉三等之色。而遺其碧者。以。當時之宜也。至於玉犀金角之飾。帶金銀錫錯之殊節。象板以為。間銀銅以為。童。此在公之品級也。嘗悉分其天下之儀刑。猶為未備。以。日周室獨章於隧道。仲尼嘗惜於繁纓。蓋將以杜僭越之門。絕覬覦之望。之後民之心志。寒奢侈之淵源。究而論之。可謂大矣。夫中者。乾。坤之極致。

人物之妙機。不及則逼下。而為固。太過則踰上。而不遜。若夫中無定。躰。事在合宜。不可以並迹。而平心。不可以膠推。而稱物。此乃中之至也。臣謂山節藻梲。複室重檐。散繡編諸。肩繪日月。皆古天子宮室衣服之制也。今市井富民。咸獲賤類。皆敢居之服之。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車馬者。古之命物也。今六合為一。冀代馬多。天下之人。皆得乘之。亦無傷也。然大夫不敢徒行。是以有車。今市井之家。往往以駟服。駕車而乘之。與士大夫無異。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上自省臺。下及州府吏人。前世嘗因黛色。以別之。今猶闕焉。出入公庭。與庶人無異。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僧尼道士之服。自有其宜。今此等或不遵本教。雜混常俗。以致風化。遂傷倫流。難辨。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古之五十者。方得衣帛。七十者。方得食肉。今之富人。墻屋。敝文綉。鞍轡。飾金玉。婢妾。曳絲履。犬馬。食菽粟。每召賓客。二。筵之費。其直。

不贊。競相推尚。比古者亦以奢矣。古人之儉。是以多宜。而
希。今人之奢。是以兼并。風行。貧人愈困。此臣所以惜之也。方今之弊
在於下民之心太過。攝御之方未及。須為格例以移之。庶乎貧富各
得其正。伏望陛下略從前古。用御方今。凡房室車馬之類。明立節制。
截自令下之後。並不得干冒僭越。凡僭制在令前者。隨即改之。凡吏
員及僧尼道士。各從其服色。服之。凡牆室鞍轡器四衣服。勿用金銀
壁貝文繡珠翠之飾。凡違令者。有司以違制論其可也。幸從臣言。則
奢者雖家積萬金。亦無所矜其紛華榮耀之氣。而貪恠之志自皆止
矣。僭者雖懷驕恣。亦無所啓其望外僥倖之心。而陵犯之念自皆息
矣。奢僭既絕。而廉讓由興。廉者守潔於己。讓者推遜於人。聖人謂能
以禮讓為國乎。倘有夫奢僭尚存。而欲禮讓之化行。兩者交戰。斷不
能也。故臨民者。貴於明節制。

順帝時。蘇天爵上奏曰。朝覲會同。國家大禮。班制儀式。不可不肅。夫
九品分官。所以著尊卑之序。四方述職。所以同遠近之風。蓋位序尊
嚴。則觀望隆重。朝拜典憲。莫大於斯。邇年以來。朝儀雖設。版位品秩
率越班行。均為衣紫。使五與正。五雜居。共曰服緋。七品與六品齊列。
下至八品九品。蓋亦莫不皆然。夫既踰越班制。遂致行立不端。因忘
肅敬之心。殊失朝儀之禮。今後朝賀行禮。聽讀詔赦。先儘省部院臺
正從二品衙門。次及諸司局院。各驗職事散官。序列正從班次。濟濟
相讓。與與而行。如有踰越品秩。差亂位序者。同失儀論。以懲不恪。庶
幾貴賤有章。儀式不紊。上尊朝廷之典禮。下儆中外之觀瞻。
至正十九年。帝以天下多故。詔却天壽聖節朝賀。左丞相太平既受
武百官上奏曰。天壽節朝賀。乃臣子報本。實合禮典。今謙讓不受。固
陛下威德。然今軍旅征進。君臣名分。正宜舉行。不允。至甲申。皇太子復

率羣臣上奏曰。朝賀祝壽是祖宗以來舊行典故。今不行。有乖於禮。帝曰。今盜賊未息。萬姓荼毒。正朕恐懼修省敬天之時。奈何受賀。以自樂。乙亥。御史大夫帖里帖木兒復奏曰。天壽朝賀之禮。蓋出臣子之誠。伏望陛下。曲徇所請。若朝賀之後。內庭燕集。特賜除免。亦古者人君減膳之意。仍乞宣示中書。使內外知聖天子憂勤惕厲。至於如此。帝曰。為朕關於修省。以致萬姓塗炭。今復朝賀。燕集。是重朕之不德。當候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毋復言。卒不聽。

右統言禮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一

禮樂 冠婚喪禮

魯哀公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年。宣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亨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宣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唐太宗貞觀五年。皇太子冠。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曰。據陰陽書。未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吾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右專言冠禮

宋仁宗景祐元年。監察御史孫沔上奏曰。臣伏觀近降白麻。選立皇后。當禮院定到儀式。取冬至日奉冊。皇后位中宮。事成必行。義亦未論。伏自天聖以來。十有餘載。每下詔令。必曰克奉慈闈。敷宣達孝。及山園肅事。輅車發途。陛下擇紳徒行。掩袂踴慟。天下聞之。雖虞舜之為心。周發之為子。無以過也。今春百僚陳誠。五上封表。乞聽樂而陛下純仁之懷。孺慕之意。孝志不衰。抑去未允。是知百行之本。一人克修。三載之憂。天下通制。雖易月之詔。臨政得於從權。期年而渝。在仁傷於有愛。而况明王廣孝思及萬世也。今建納皇后。必展鴻規。古禮交修。官儀備舉。慶賜兼行。惟心內易。奈何莊獻未及六祥。哀樂相參。切恐不可。士庶違之。則有踰制之刑。公卿違之。則負忘哀之責。豈英明之君。禮法之主。可自踰防範。以動風俗。則前之下令。皆為空言。虧德

損名。無甚此舉。雖以禁掖。久虛其位。固匪朝廷將順之宜。伏望陛下發慕往之情。奉有終之孝。追還近詔。別擇慶辰。竅過禪祥。以成嘉會。則行告廟。更無媿辭。刑以御邦。孰敢不正。伏乞與執政大臣更從公議。定庶幾不顯於聞聽。臣生居寒微。不知國賦。惟恐史筆直書。千載之後。有虧陛下之全德爾。干犯天威。甘受斧鑕。

嘉祐二年。判太常寺吳奎等上奏曰。臣聞古者婚姻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夫廟卜而獲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待問名而卜之。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則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欲俟公主出降日。命李儒家主婚之人。具合用鴈幣玉馬等陳於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

即不入。

英宗治平三年。顏王府翊善邵元乞下太常禮院修撰顏王聘納儀範奏曰。臣伏觀皇子顏王天資卓茂。婚媾及期。方陛下即政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於禮。莫重於斯。臣等伏見國朝親王聘納。雖開寶通禮具存舊儀。而因循未嘗施行。至有敲門羊酒。鎮櫃錢銀。乃里巷之常談。蓋搢紳之不道。行於聖旦。竊所未安。欲乞降聖旨下太常禮院。博約舊典。修撰顏王聘納儀範。其故事非禮者。一切罷之。

哲宗元祐六年。范祖禹論納后儀制狀曰。臣竊以都亭驛常為遣使館舍。今納皇后以母天下。而先居之於夷狄之館。恐非所以觀示四方。為正始之道也。臣愚欲乞詳酌以舊尚書省權為行第。又發冊奉迎命使及皇后入內。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臣謹案古昏禮用冕服。無他服之文。通天冠絳紗袍。本以代古皮弁之服。唐開元禮國朝

開寶通禮亦皆服衮冕發冊與奉迎同日。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繼先聖之後。其可以不致隆乎。伏請皇帝臨軒發冊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內。並服衮冕。以重大婚之禮。伏望聖慈。更下三省樞密院參酌庶於國體為便。合於先王經禮之意。所有錄黃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候敕旨。

貼黃議者或謂昨來發太皇太后冊寶。止服通天冠絳紗袍。今納皇后服冕有踰尊之嫌。臣謹案冕服祭服也。弁服齋服也。故南郊致齋服通天冠絳紗袍。祭之日乃服衮冕。冕服所以交神。非所以事親也。婚禮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有鬼神陰陽之義。故服祭服與事親之禮不同。即無踰尊之嫌。臣與鄧伯溫等議狀已備論之。今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無所據。臣竊惜聖朝講明一代大典。而於先王之禮無據。則未足為法也。伏乞更賜

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嬰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邊。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光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猶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一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冲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威。欲湏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

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秦皇沙丘之謀。近日比鄉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魏武帝幼子倉舒卒。帝傷惜之甚。掾郗原有女早亡。帝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為以為我帝乃止。

明帝太和中。皇女淑薨。遣封謚平原懿公主。司空陳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羸博有不歸之鬼。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為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暮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朝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

祖載碩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為大衰。加所煩費。未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

吳大帝嘉禾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連制。人情之極痛也。資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

廢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烏得兼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

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

晉文帝崩國內行服三日。武帝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致治而已。故未皆得返情。素尚規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閱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入。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違全遂聖旨。以從至情。加歲時變易。期運忽過。山陵祔遠。攀慕永絕。臣等以為陛下宜回慮割情。以康時濟治。輒教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大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寡。而不得終。直經於草土。以存此痛。况當食稻衣錦。誠恹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使易此情於所

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刺。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讀明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上問。聖恩所以不能已已。甚以甚焉。然今水旱干戈。未或戢。武事未懸。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帶藁。水飲蔬食。從憂內盈。毀悴外表。而躬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是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疾大事。輒教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刺。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心立衷。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告訴。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朕更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繼絕。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

武帝泰始二年八月。詔書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

兢兢當復何時壹得故人子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奏行備。太宰司馬等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陟等奏曰。陛下至孝烝烝哀思周極。衰麻雖除。毀頽過禮。蔬食麤服。有損神和。今雖秋節尚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群下竊用悚息。平議以為宜遠。躰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兢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奉瞻山陵。以敘哀憤。躰氣自佳。其又已涼。便富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昔者哀適三十日。便為梓宮所棄。遂離衰經。感痛豈可勝言。顧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先帝至謙之志。是以自割。不以副諸君子有三年之愛。而身禮廓然。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經行。等重奏。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為短喪。傳之于後。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釋降衰麻。羣臣庶僚。吉服。今者謁陵哀慕。若加衰經。近臣期服。當復受制。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全衰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案舊制。期服之義。非先帝意也。等又奏。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設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雖先帝厚恩。亦未之敢安也。參量平議。宜如前奏。臣等敢固以請。詔曰。悲情不能企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諱。

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練。帳薦素。以布巾裹凶草。輅輦板輿。油犢車。皆施縑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一如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脯臨位。御除服。

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滄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翠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唯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敢固以請。詔曰：攬省奏事，益增感刺。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常以吉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此身何為限以近制，使達喪關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衰，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

陳遼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與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衰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衰，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衰。雖志在居薦，更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澄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者，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

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識景王除喪。而識其燕樂已畢。明既葬應除。而遠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若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終喪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諸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達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

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舒預謹按。靖達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下為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樂。晉叔向議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

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過密八音。由是言之。天子居喪齋斬之制。菲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義。明不復寢苫枕函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躰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命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尤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羅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脩

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迨至明帝存無陵寢。丘句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畧。未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秦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薦。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惟士喪一篇。戴勝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眾。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薦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厥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暮

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躰尊之義。升降皆同。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為長子。妻為夫。妾為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禭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實后。必不得齋斬於別宮。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為躰。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妥。今皇太子至孝。烝烝發於自然。踊眺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宮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

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程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况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於是太子遂以廢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

惠帝初。秦國郎中令李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東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已。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吏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亦與臨刑。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為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為掾。每語臣曰。季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動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

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斂。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斂。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既葬而除。既除而耐。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殖。世祖過哀。陛下駿頌銜。哀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舍應為喪主。而喪既除而耐。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耐。靈王所居。即便為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為貶。以舍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逼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闔世有喪。何但李舍不應除服。今也無貶主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輒。股肱近侍。猶

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舍有王喪。上為差代。尚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舍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舍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敢舍攝職而隨攀之。此為臺初府符。陷舍於惡。若謂臺府為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勅。唯舍是貶。舍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為中正。後為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舍之固讓。乃在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為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舍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異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麻騰。便割舍品。臣無邪大夫之德。見舍為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筆。帝不從。

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齋。奏者詔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為諸侯之太子。摭與未摭尊卑殊。喪服亡為嫡子。長殤謂未摭也。三摭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摭。若行議已摭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摭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摭與未摭其為升降也微。斬與大功其為輕重也遠。而令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以大功為重嫡之服。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摭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奉衛社稷。女能奉婦道。各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亂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恐以天子之尊為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祕書監摯虞議曰。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躰君車。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儀。絕暮故也。於是御史以上皆服齊衰。

東晉元帝時。瑯琊王裒薨。郎中令丁潭上疏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轍。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士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効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王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王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金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書。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為君服。亦

宜以君為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為君服斬衰。既葬而除。以今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為之再祭。練禫。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速述三代。今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

琅邪悼王煥年二歲薨。元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栢廕。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之以展序序之儀。

殯葬送終。務以稱哀。禁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者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阼。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與服。旒綦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栢廕。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為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箬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簡。簡又素。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棺。大夫容壺。士容甗。以壺甗為差。則稅財大於壺明矣。槨間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為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

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於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立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脩廡於殯宮。始則營華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未可以訛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率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巨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且竭已盡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

元帝時。尊懷太子為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曰。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

而已。司空王尊以為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

明帝崩。鍾雅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暮。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勳之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爾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替。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

帝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年。尚書令顧和奏。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其統斯人倫。紀不二之道也。為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為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問闕許其過厚。諉者莫以為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頹替。始於容違。若

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祇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
孝武帝太元元年崇憲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太學
博士徐恭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
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議逆祀以明尊
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
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照齊衰暮於是帝制暮服

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為
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遵議喪服傳稱與尊者為躰則
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
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十七年大常車胤上言曰謹案喪服禮經庶子為母總麻三月傳曰
何以總麻以尊者為躰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

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為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
於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遁忘反矣且夫尊尊親
親雖禮之大本然庶親於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為父後出母無服也
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
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蒸嘗
之事五廟缺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
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頽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
古小雅所以悲歎當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
俗請臺省考脩經典式明王度詔不吝

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尚書祠部郎徐廣議曰太皇太后
名位允正躰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
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躰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

生。躰尊義重。且禮祖不廢孫。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著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暮。詔可。

宋高祖永初二年。黃門侍郎王准之上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

文帝元嘉二年。帝既免喪。司徒徐羨之與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曰。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終。事盡宣翼。冕旒之道。理絕於上皇。拱已之事。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齡為斷。冢宰聽政。以再暮為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負荷洪業。億兆顯

顯。恩陶盛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終。鑄遂三改。大明行照。遠適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藉品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望陛下遠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締構之艱。時攬萬機。躬親朝政。廣闢四聰。博詢庶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

羨之等重奏曰。近陳寫下情言。為心罄奉。被還詔鑒許。未回。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寔繫王德。一國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至於主運。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宜。布自遐迩。臣等荷遇二世。休戚以均。情為國憂。豈容順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請。上猶辭羨之等。又固陳曰。比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冲遠。未垂聽納。三復屏營。伏增憂歎。臣聞克隆先構。幹盡之盛業。昧旦丕顯。帝王之高義。自皇宋創運。英聖有造。殷憂未闕。艱患仍纏。賴天命有底。聖明承業。時此國故。猶在民

心。太山之客。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為拱己復玄古之風。逡巡虛掩。徇匹夫之事。伏以宗廟為重。百姓為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獻。情盡於此。上乃許之。

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者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世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聞服。以綬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餘一暮。不應復有禫。宣下以為永制。詔可。

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奏曰。尚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將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成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隸履。替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去今諸

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為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則公主情禮亦宜家中。暮服為允。其博士庾邃之。顧測。殷明王淵之。四人同雅議。何悛。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如所上。臺按今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傍親。及自己以下。至於為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脩儀亡。廣德三主以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鹽公主躰自宸極。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并引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捍不肯怙。方稱自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故事。總功之服。不廢於未感。顧獨貶於所生。是由其所輕。奪其所重。奪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于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時為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線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為所生母符脩儀。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廢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

皇子不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又言長子去斬衰。除禫杖。皆是古禮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蕃國得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按南譙衡陽太妃。竝受朝命。為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為義人比例。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而然也。臺察重更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訓。答既被催攝。二三日甫輸帖辭。雖理屈事窮。猶聞義耻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攸宜。家國舊典。古之諸侯。衆子猶以尊嚴。況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失者。亦未得之。宜加裁。若弘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顧雅。國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測。殷明。何淡。王淵之前。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度邃之等。咸蒙抽飾。備位丞。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謗述往反。了無研却。混同茲者。亦宜及咎。請以見事。竝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舛中執。捍愆失。未逾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押。捍失。三人加禁固五年。詔敬叔白衣領職。餘如奏。

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夫年始及殤。道贈謚。東平冲王。服制未有成准。輒下禮官羣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案禮有成人道。則不為殤。今既追胙土宇。遠崇封秩。圭黻備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殤名去矣。夫典文垂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文夫之義。安有名頒爵首。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澄議。無明證。却使秉正。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為義。所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

者便成卿。贈之以王。得不為王乎。然則有在生而封。或既沒而爵。俱受帝命。未為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聖策或秩。是成人之禮。羣后臨哀。深下殤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殤服。未學舍疑。未之或辨。敢求詳衷。如所稱。左丞臣羊希參議。尋澄議既無畫。然前利則不合。准據按禮。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者。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為取七月。勅禮官議。正博士丘邁之議。按吳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謂正閏各有所執。商議為允。宜以今六月為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按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喪七月為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

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為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傅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閏在暮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定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為祥。晉元明二帝。竝以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准。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一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為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為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為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春之議。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群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為忌。此必不然。則閏

亡可知也。通關並同蔚之議。三月末祥。

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禮和之所生親王。求除太夫人。祿無國子除。大夫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孫詒之議。春秋母以子貴。王雖為妾。是和之所生。按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歸夫人。國子體例。主合如國所生。太常丞度蔚之議。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革不同。自頃代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既是王者之嫡。御故宜見尊於蕃國。若功高勲重。列為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以為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謂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勲。息所特錫。時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議參議。以蔚之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故右光祿大夫王暉喪。依格皇后服。暮心喪。

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一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于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有禫。皇代考驗。已為定制。元嘉季年。禩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以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祿大夫殷和喪。變除之禮。儀同皇后。

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次息為世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按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先代成準。宜為今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貶。歷代遵循。靡替于舊。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康

嗣未育。非孫之謂。愚以為次子有子自宜紹為世孫。若其未也。無容
遠搜輕屬。承綱繼躰。傳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稱情典。曹郎諸葛。雅之
議。按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上。
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為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
違。又孫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勗。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據文採比。
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為永制。參議為允。詔可。

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虔季。襲封之後。
生子銑。以繼虔嗣。今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為世子。為應立次
子。錯。太學博士王溫之。江長議。竝為應。以銑為正嗣。太常陸澄議。立
錯。右丞徐爰。參議。謂禮後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美。虔
嗣。承家傳爵。身為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使應即集
國統。于時既無承繼虔嗣。以次。報紹虔嗣。既列廟享。故自與出數而

遷。豈容蒸嘗無闕。橫取他子為嗣。為人胤嗣。又應恭祀先父。按禮文
公子不得稱諸侯。虔嗣無緣降廟。既寢。銑本長息。宜遷為虔季世子。
詔如爰議。

五年閏月。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
右丞徐爰參議。宮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衰。時從服者。悉著衰。
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暮服。詔見之日。遠着公服。若至尊非哭。
臨日。幸東宮。太子見亦如之。宮臣見至尊。皆着朱衣。

有司又奏。王太子妃薨。至尊皇后。竝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
未詳。二御何時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按禮。蓋衰大功之
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賧促不同。愚
謂皇太子妃附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皇太子
妃雖未山塋。臨軒拜官。舊不為礙。樟棺在殯。應縣而不作。祔後三御

樂宜使學官擬禮上與之又議按禮大功至則辟琴瑟無自奏之
理但王者躰大理絕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唯縣而不樂以此
表哀今准其輕重俾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夫金石賓
享之禮簫管警塗之衛是人君之盛典當陽之威飾固亦不可久廢
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
月虛懸終窆亦足以甄崇家正標明禮歸矣爰參議皇太子壽服內
不合作樂及鼓吹。

七月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叔子天養年始四歲傍親服制有
疑太學博士虞蘇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
等議並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冲王服殤寔由追贈異於已受茅土
博士司馬典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
躰承家雖則佩觿未闕成人得君父名也不容服殤故云臣不以殤

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傍親故依殤制東平冲王已經前議若升仕
朝列則為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
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為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
服王於旁親宜從殤禮詔景遠議為允。

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與平國解稱國子袁愍孫母王氏應除太夫
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例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典之議按禮
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博士
程彥議以為五等雖差而承家寧等公侯之母崇踊得與子男於親
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國均也彥參議以
典之議為允除王氏為與平縣開國子太夫人詔可。

明帝泰豫元年後廢帝即位崇所生陳貴妃為皇太妃有司奏皇太
妃位亞尊極未詳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為有降號又於本親

者以下當猶服與不。前曹郎王爽之議。按喪服傳妾服若之黨得與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與太后無異。但太后既以尊略無服。太妃儀不應殊。故悉不服也。計本情舉哀其禮不異。又禮諸侯絕菴。皇太后雖云不居尊極。不容輕於諸侯。謂本親菴以下。一無所服。有慘自宜舉哀。親踈二儀。準之太后。無太常丞司馬奠之議。禮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黨。皆謂大夫士耳。妾名雖總。而班有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公卿。大夫猶有貴妾。而况天子。諸侯之妾。為他妾之子。無服。既不服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况皇太后妃貴亞相極。禮絕羣后。崇輝盛典。有踰東儲。尚不服菴。太妃豈應有異。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參議以喪之議。為允。太妃於國親無服。故宜緣情為諸王公主。於至尊是菴服者。及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嬪各舉哀。

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母鄭脩容喪。未詳服制。下禮官正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曰。按庶母慈已者。小功五月。鄭玄云。其使養之命。不為母子。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參議竝同。漢魏廢帝喪親三年之制。而魏世為舊君服三年者。至晉恭始四年。尚書何植奏。故辟舉綱紀。吏不計違違。皆反服舊君。齊衰三月。於是詔書下其奏。以違無貴賤。悉同依古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二

禮樂 長禮

南齊高帝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言唯宴樂為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言禘齊歸之喪不廢蒐祀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寇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魯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蒸于曲

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附。附而後。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主者。至於寢。則不同於古。蒸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古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議。悉著在經。詔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蒸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秦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絀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爰衰。嚴衮。孝事宜申。越絀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絀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豈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令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蒸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頌改舊式。江左

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辰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奠薦充庭。情於怵哀。而跡降於几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蒸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年。孫乖典哀。請宜依舊。親奉從之。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帝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左將軍馮道根訃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宰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慟。後魏孝文帝時。秘書令李彪上封事曰。禮古。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當從軍。死者。遭大父母。父母。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

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馮驥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戍。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綬。同節慶之醮。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命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綬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帝覽而善之。

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九月。安定王休等率百僚詣闕表曰。上靈不吊。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痛慕斷絕。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踊周極。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制法。亦務適時之宜。

良以世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刊之金冊。伏惟陛下。至孝發哀。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大舜孝慕之德。實乖俯遵濟世之道。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殷。未可暫曠。春秋蒸嘗事難廢闕。伏願天鑒。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休等又表曰。臣等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虛置。行之者實。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夫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貴。隨時義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即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即葬。豈待同軌葬而即吉。不

至孝之性。遭罔極之艱。永慕崩踊。哀過虞舜。誠是萬古之高德。曠世之絕軌。然天下至廣。萬機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制。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毀之至誠。思社于之際。責仰遵先志。典冊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請。詔曰。自遭禍。罰愧怍如昨。奉侍梓宮。猶怖髮髻。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頻煩上聞。仰申誠款。聖慕惟遠。未垂昭亮。伏讀哀灼。憂心如焚。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為務。經綸天下者。特以百姓為心。故禹禘在躬。周康弗獲。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睿聖淵識。慮及始終。明詔垂於典冊。遺訓備于末命。幸修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冒重陳。乞垂聽訪。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倍增號絕。山陵可依典冊。

如公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敘在心。既葬。休更表曰。奉被琴酒。詔書送遺誠之旨。昭遠從之義。遵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伏讀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慕崩號。倍增摧絕。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庶心之至。不敢不陳。咸以為天下之至尊。莫尊於三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機。至尊故不得以常禮任已。至重亦弗獲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漢已降。逮于魏晉。葬不過踰月。服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為之法行之。於有為之辰。文質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皇代革命。嘉應年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數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太后。欽明稽古。聖恩淵深。所造終制。善合世典。送終之禮。既明遺詔之文。載備奉而行之。是以垂風百王。軌儀萬葉。陛下以至孝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克。半溢晝夜。不釋經帶。永思纏綿。

滅性幾及百姓所以憂懼失守臣等所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
一日固可以感徹上靈貫被幽顯况今山陵告終喪事成畢日已淹
月仍不卜練比之前世理為過矣願陛下思大孝終始之義感億兆
悲惶之心抑思刻哀遵奉終制以時即吉一日萬機則天下蒙恩率
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祔禫之禮詔曰比當別敘在心既
而帝引見太尉丞及羣臣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
詔尚書李冲宣旨於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羣官共論政治平秩
民務何圖一旦綢酷奄鍾獨見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毒五內崩摧
不對曰伏奉明詔羣情圯絕臣與元等不識古義以先朽之年應奉
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重光世嚴至有大諱之日唯侍
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臣所
目見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長樂不在侍送之列竊聞所傳無異前式

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飽半溢臣等叩
心絕氣坐不安席願暫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册遺令奉行
前式無失舊典詔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常事豈足開言既不
能待沒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所奏先朝成事
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畧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
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
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喪禮之儀古今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
雖在衰服之中以喪禮事行猶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今且
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問等公且可聽之帝謂明根曰朕丁罹
酷罰日月推移山陵已過公憫又依金册據案魏晉請除衰服重聞
所奏倍增號哽前若事逼山陵哀疚頓弊未得論敘今相引欲具
通所懷卿前所奏除釋衰麻聞之實用悲恨于時親侍梓宮匍匐

几哀踴痛慕情未暫闕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何於人情之不足夫
聖制卒哭之禮接練之變皆奪情以漸又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
可奪喪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明根對曰臣等伏尋金
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卜葬之初因奏練除之事仰傷聖
心伏增悲悚帝曰卿等咸稱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以後未之
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故身
服袞冕以行即位之禮又從儲官而登極者君德未沈臣義不洽天
下顛顛未知所俟故頒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后之喪也因父在不
遂即生情易之情踵以為法諒知敦厚之化不易遵也朕少蒙鞠育
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備誨雖自蒙昧稍解告旨庶望
量行以免咎戾朕誠不德在位過紀雖未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仰
稟聖訓是念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理俱

損喪紀圯壞者深可痛恨高閭對曰太古既遠事難嚴用漢魏以來
據有成事漢文繼高惠之蹤斷獄四百幾至刑措猶垂三旬之禮孝
景承平遵而不變以此言之不為即位之際有斯逼懼也良是君人
之道理自宜然又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冊之旨同
於前式伏願陛下遵遺令以副羣庶之情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
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閭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
可承踵是以臣等悽悽干謁帝曰漢魏之事與今不同備如何說孝
景雖承昇平之基然由嫡子即位君德未顯無異前古又父子之親
誠是天屬之重然聖母之德莫天莫報思自殞滅豈徒哀服而已竊
尋金冊之旨所以告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遺絕萬機荒廢政
事羣官所以悽悽亦懼機務之不理矣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
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存衰祿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悲慕上燕

夫稟誨之志下不乖衆官所請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公卿宜審思朕懷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暫違時事於孺慕之君諒圖之志蓋亦誣矣况聖稱喪與其父也寧戚而預於孝道簡畧朕無取焉松書丞李虎對曰漢明德皇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讖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代雖論功比德事可殊絕然母子之親抑亦可擬願陛下覽前世之成規遵金冊之遺令割哀從議以親萬機斯誠臣下至心兆庶所願帝曰既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復稱孝章從吉不受讖前代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蓋聞孝子之居喪見美饜則感親故釋錦而服麤衰內外相稱非虛加也今若豈徒顧禮違議苟免嗤嫵而已抑亦情發於衷而欲肆之於外金冊之意已具前卷故不復重論又卒日奉旨不忍片言後事遂非嘿嘿在念不

顯所懷今奉終之事

遵遺冊於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

擊於予雖無丁蘭之

聖不辱至願是以謂無違旨嫵諸公所

表稱先朝成式事在可準朕仰惟太祖龍飛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歷皆以四方未一羣雄競起故銳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顯祖亦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資仰聖善之訓撫和內外上下輯諧稽參古式憲章舊典四海移風要荒革俗仰遵明軌庶無愆違而方於禰醑之辰引末朝因循之則以為前準非是所喻高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頗同魏晉又違於時故敢仍請帝曰卿等又稱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靖然萬機事廣不可暫曠朕以卿等見逼奪情不自騰壽覽表儀見前賢論者稱卒哭之後王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又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廢萬機無關庶政得展國體之恩於情差申高閭對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衰於下從服之義

有違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乘廐復聽朝政。言凶事雖臣竊為疑。帝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不忍專釋於下。奈何。朕獨忍於親舊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慕之思。既不求寬。朕欲盡因極之慕。何為不可。但適遺冊。不遂乃心。將欲居廬服衰。寫朝夕之慕。并堂設素。理日晏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言不害於凶。凶無妨於吉。以心慮之。謂為可介。遺旨之文。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罷吉。從此而行情實未悉。遂服三年。重遺旨。今處二理之際。惟望至暮。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一經忌日。情結差申。案禮。卒哭之後。將受變服。於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即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衰服者。素服以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水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尉馬及內職。至末年三

月晦。朕之練也。除衰即吉。侍臣居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非舊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明根對曰。聖慕深遠。孝情彌至。臣等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正。歲序改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遺誥之意。何待暮年。帝曰。冊旨速除之意。慮廣及百官。久曠眾務。豈於朕一人。獨有違奪。今既依次降除。各不廢王政。復何妨於事。而猶奪暮年之心。高閭對曰。昔王孫保葬。士安去棺。兵子皆便而不違。不為不孝。此雖貴賤非倫。事頗相似。臣敢借以為諭。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于奏。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主孫士安皆護子以儉送終之事。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者。蓋謂慢孝忘禮。肆情違度。今梓宮之儉。玄房之約。明器幃帳。一無所陳。如斯之事。卿等所悉。衰服之告。乃至聖心。卑已申下之意。寧可苟順。沖約之旨。而頓絕創

巨之痛。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又表稱春秋蒸嘗事難廢闕。朕聞諸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自先朝以來。有司行事。未必躬親。比之聖言於事。殆闕。賴蒙慈訓之恩。自行致敬之禮。今昊天降罰。殃禍上延。人神喪視。幽顯同切。想宗廟之靈。亦歎歎祀。既行。養薦。忘乖冥旨。仰思成訓。倍增痛絕。豈忍身服衣冕。親行言事。高閭對曰。古者郊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次於郊祀。今山陵已畢。不可久廢廟饗。帝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忍之心。具如前告。既至廟庭。踊慕自纏。終恐廢禮。公卿如能獨行事在言外。李虎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今欲廢禮闕樂。臣等未敢。帝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說。已受責於孔子。不足復言。羣官前表稱高宗。徒有諛闕之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闕。默之難。周公禮制自茲。以以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復去。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

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闕。朕謂服義不安。先賢有諭。禮畢居喪。著在前典。或虧之言。有缺之義。深乖禮衷。高閭對曰。臣等據案成事。依附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衆議。實如明旨。臣等竊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為非禮。及錄其事。唯書七日。不稱三年。蓋重其初慕之心。伏惟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既御則三食。不充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腦塗地。躬行一日。足以貫被幽顯。豈宜豪服三年。以曠機務。夫聖人制禮。不及者企而及之。過之者俯而就之。伏願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禮之重。誠是臣等悽悽之願。帝曰。息隆德厚。則思戀自深。雖非至情。由所感發。然曾參之孝。曠代而有。豈朕今日所足論也。又前表稱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朕以為既葬即吉。蓋其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邦之化。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

簡畧喪禮遺忘仁孝哉。公卿偏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於斯。殆非義也。昔平日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清泰。禮樂日新。政和民悅。蹤侔軒唐。事等虞禹。漢魏已下。固不足仰止。聖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母上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之化。唯助德宣政。因風致穆而已。當今衆事草創。萬務惟始。朕以不德。冲年踐祚。而聖母匡訓。以義方。詔誨以政事。經綸內外。憂勤億兆。使君臣協和。天下緝穆。上代已采。尙后之功。得以仰比。如有可擬。則從衆議。堯雖棄子。禪舜。而舜自有聖德。不假堯成。及其祖也。猶四海逼密。終於三年。今慈育之恩。詔教之德。孝之曠代。未有匹擬。既受非常之恩。寧可違其常式。况未殊一時。而公卿欲令即吉。冠冕黼黻。行禮廟庭。臨軒設懸。饗會萬國。尋事求心。實所未忍。高閭對曰。臣等遵承冊令。因循前典。惟願除衰。即吉。親理萬機。

至德所在。陛下欽明稽古。同覽墳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風輯。移民庶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朔北有不臣之虜。東西二蕃。雖文表稱順。情尚難測。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經從師。晉侯墨衰敗寇。往聖無譏。前典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况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戎旅之事。以廢喪紀哉。李彪對曰。昔太伯父死。造越。不失至德之名。夫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抑至慕之心。從遺告之重。臣聞知子莫若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難奪。故豫造金冊。明著遺禮。今陛下考慕深遠。果不可奪。臣等常辭。知何所啓。帝曰。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諸情備如前論。更不重敘。古義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麻。朕則當除衰。闕然委政。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為節降。斷度今

古以情制哀。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感痛彌深。

宣武帝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高緯。太學博士袁昇。西門博士陽寧。居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為品庶生。二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卿劉芳議。案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別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為差謬。何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既如此。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寢也。兼累

世承嫡方得為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除云。為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案喪服經。無嫡孫為相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為長子三年。嫡孫者。傳及諸叔。而持重則可之義。今世既不復為嫡子服斬。甲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茲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為允。景邕等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不世。每條標列。逮於庶人。舍而不述。比同士制。無復疑也。唯有庶人為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孫祖。且父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露既濡。異識咸感。承重主嗣。寧甄寢廟。嫡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讓末代。惜差。不可以語通典。是以春秋譏於世。卿王制稱大夫不

世。此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為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為嫡孫者。豈
祖以嫡服已。已與庶孫同為祖服。著於義可乎。服
未嘗變。準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即古
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况乃官庶士流
庶叔之嫡。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芳又
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內。
言嫡孫傳重。專士以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
除去父為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
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廟主了不去寢。
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迫儒小道之書。至如左氏詩
典證。或是未寤。詳叔重五經異議云。今春秋公羊
位。則權并一姓。謂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
氏說。卿大夫皆得

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故祿也。
予不絕介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亦世。論語曰。與
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
世祿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親
案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徒。故以第八品準
令。皆有正徒。若以其員外之資。為第十六品也。豈
哉。推考古今。謹如前議。景苞等又議。喪服正文大
唯有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義。了然無惑。且官
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位。與滅國。繼絕世。主謂諸
絕者耳。且金貂七旒。揚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
中令。史。賡遂以父祥不及所繼。求遂為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
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即晉世之成規也。尚書邢巒奏。依

芳議。詔曰。嫡孫為祖母禮。令者處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

宣武帝時。廣川王諧薨。詔曰。朕宗室多故。從弟諧。喪逝悲痛。推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至於卿司已下。故應爾。自漢已降。多無此禮。朕欲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諸王有慕親者。為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為之再臨。小功總麻。為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衰而吊。既殯之後。總麻。在無耗。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為須撫柩於始。為應盡哀於闋。棺。已晚之宜。擇其殿中。黃明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敏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一者。稀陛下至聖慈仁。方遵前軌。志必哀。庶憲同臣等。以為若慕親。一。大功宜再始。喪

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殮之臨。伏如聖旨。

孝明帝熙平二年。太尉清河王暹表曰。臣聞百王所尚。莫尚於禮。於禮之重。喪紀斯極。世代沿革。損益不同。遺風餘烈。景行終在。至如前賢往詔。商雅有異。或並證經文。而論情別緒。或各言所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祖述。人自名家。而論議紛綸。理歸羣正。莫不隨時所宗。各為一代之典。自上達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專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共同執文。四海畫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降之節。去來闔卷之容。出入閨門之度。尚須疇諮禮官。博訪儒士。載之翰紙。著在通法。辯答乖殊。證據不明。即詆訶疵謬。糾劾成罪。此乃簡牒成文。可具闕而知者也。未聞有皇王垂範。國無一定之章。英賢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必流風作則。永貽來世。比學官雖建庠序。未修稽考古今。莫專其任。暨乎宗室喪禮。百寮凶事。冠服制裁。日月輕重。率命博士一人。輕介議之。廣陵王泰。北海王顥。

同為庶母服。恭則治重居廬。顛則齋菽墜室。論親則恭顛俱是帝孫。語貴則二人並為蕃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俄為舛駁。莫有載正。王既感尚。或如斯。自茲已降。何可紀極。應觀漢魏喪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往復成規。或一代詞宗。較然為則。况堂堂四海。藹藹如林。而令喪禮參差。始於帝族。非所以儀刑萬國。綴旒四海。臣忝官台。傳備位。喉膺不能秉國之鈞。致斯爽缺。具瞻所謂。無所逃罪。謹略舉恭顛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異之失。乞集公卿。摠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使禮無異準。得失有歸。并因事而廣。永為條例。庶塵岳沾河。微酬萬一。

北齊文宣帝天保中。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為立五等爵邑。承繼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子孫弟。中書舍人刁柔以為無嫡子。嫡子立嫡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柔按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為嫡。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為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者。本為傳重。故喪服曰。

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盾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鄭注曰。仲子為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兩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為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為父後者。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為出母無服者。長者不祭。故也。為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為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為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為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既得為祖服。斬而不得為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

立嫡子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悉用感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者。死無子。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俱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他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為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為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

後周宣帝即位。高祖葬訖。使議郎言。京兆丞顏暹上疏曰。三季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既促。事託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唐太宗貞觀二年。將葬故息隱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書右丞魏徵與黃

門侍郎王珪請預陪送。上表曰。臣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豐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甘從夷戮。負其罪戾。寘錄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崗有感。追懷常恨。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居事君之禮。宿草特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帝義而許之。於是官府舊僚吏盡令送葬。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京城士庶。居父母喪者。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弔問。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

十一年。帝詔羣臣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命人之不得見也。上古垂風。未聞于封樹。後聖貽則。始備於棺槨。議借

侈者非不愛其厚費。義儉薄者實不貴其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毅林有通樹之說。秦穆明君也。橐泉無丘隴之處。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隱。斯皆懷無窮之慮。成獨決之明。乃便駢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者。洎乎闔閭遠禮。珠玉為異。鴈始皇無度。水銀為江海。季孫擅魯。鯨以璠璣。桓魋專宋。蔡以石槨。莫不因多藏以遠禍。由有利而招辱。玄廬既發。鼓焚如於夜臺。黃腸再開。同暴骸於中野。詳思曩事。豈不悲哉。由此觀之。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戰惕。雖送往之典。詳諸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勳戚之家。多流過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為奉終。以高墳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彫刻之華。靈輻明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經益泉壤。為害既深。宜為懲革。其王公以下。爰及

黎庶。自今以後。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勳戚之家。仍錄奏聞。

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總麻之恩。而嫂姪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紀有殊。未為得禮。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二附奏聞。是月尚書八座與禮官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名是非者也。非從天下。非從地出。在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降殺。隨恩有薄厚。皆稱情以立文。原夫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涓陽之詩。今在舅服。上一時之情。為姨居喪五月。徇名喪實。遂未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寔在茲乎。禮記

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云。繼父同居則為之菴。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總麻。然則繼父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繼於名文。蓋六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姪。劬勞鞠育。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愛同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笑之為位。此蓋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指主。禮非下之兩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理藏於萬

古。其未久矣。豈不惜哉。今陛下以為尊卑之敘。雖煥乎已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傍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或抑或引。兼名兼實。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越百王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菴。眾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同為大功。九月。嫂。對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凡小功五月。舅。舊服總麻。請加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親也。故孔子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又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近代帝王。遂行漢儀。以日易月之制。甚乖於禮典。朕昨見徐幹中論。復三年喪篇。義理甚精審。深恨不早見此書。所行大塚畧。但知自

各自責。追悔何及。因悲泣久之。

太宗時。武官丁艱。屢有起復者。魏徵諫曰。國家草創之初。武官不格喪制。天下今既安定。不可仍奪其情。必有金革之事。自有墨綬之經。帝曰。朕思之。然為武事未息。如不可即止。

豫章公主薨。徵上奏曰。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著素服。羣情悚慄。咸不自寧。臣聞古之王者。絕於暮服。此乃前書典禮。列代舊章。陛下發上聖之慈。深下流之慟。素服以來。遂經旬月。悼往之義。定為加隆。伏願割無已之痛。從先王之禮。改御常服。以副羣下之心。臣愚蒙重任。不敢寢默。帝從之。

高宗時。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子志寧。以為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暮而圖婚。二家不讓。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

除後言。此漢又創制。為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

中宗時。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左臺侍御史唐紹言。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為警衛。故曲有靈夔。吼雕鷲。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容得接閨闈。我在令。五品官婚葬。無給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則假四品。蓋班秩在夫君子。請置前詔。用舊典。不省。

玄宗開元初。由再思上服母齊衰三年。議曰。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威。降殺之等。禮經之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

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美殊廢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為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不聽其子服出。子游為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五四科之數。十指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來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玄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玄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玄後子繼育。乃為之服。又無服之殯。鄭云子生一月。笑之一日。王玄以笑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執采古求遺。立為損益。不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名為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為母三年行之已逾四

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為律。後王所是。著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首。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彛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村母齊焉。與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跡。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耻不仁。不學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致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後言者。方今漸歸古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贊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則墨劓宮刑。公何故不行也。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丘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及

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裘乘車而跣。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為痛心。可為慟笑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母之親子也。賢而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為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龐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盡慙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墨服。總禮經明義。嫂對遠別。尚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不直。李父不服總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程輔論舅之寬。甯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之殷矣。不同逆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貶舅而宗。姨是陋。今而崇古。此蓋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為刊復。實用有疑。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曰。古者父在為母。菽水。而心喪。武后始

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衆訟。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為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闕人子之情。愛一菽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昭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為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孺。行服再菽。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為母服。菽。統一尊也。今不任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留未下。履冰即極陳。父在為母立几筵者一菽。心喪者再菽。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豫自光崇。并菽齋。抗斬表。俄而乘陵。唐家以啓釁階。孝和僅得反正。常氏復出。醜殺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

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且齊
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迂生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
夫禮哉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謂何限一暮
二暮服哉聖人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彼伯
叔姑姊烏有慈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也左散騎
常侍元行冲議曰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
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暮情禮俱殺者遠嫌殺尊乾道也為嫡子三
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
在為母免官齊而暮心喪二年情已申而禮終也自堯舜周公孔子
所同而舍捨尊嚴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乎淺無從母之名以
母之女黨加於舅服不為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為遠帝
弗報

二十三年認書服紀所未通者令禮官學士詳議太常常禮上言禮
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
舅母恩所不及焉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
總麻三月皆情親而屬疏也外祖正尊服同從母姨舅一等而有輕
重堂姨舅親未疏不相為服親母舅不如同舅其亦古意有所未暢
且外祖小功此為正尊請進至大功姨舅儕親照宜等請進舅至小
功堂姨舅以疏降親舅從母一等親舅母古未有服請從祖免於是
常述議曰自高祖至玄孫并身謂之九族由近及遠差其輕重遂為
五服傳曰外親服皆總鄭玄曰外親之服異姓正服不過總以祖父
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總以匹言
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者有以也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都邑之士則知尊稱大夫則知

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聖人究天道。祖稱繫姓族。親子孫。則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甚。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貳也。為人後。降其父母喪。女子嫁。殺其家之喪。所存者遠。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舅及姨。著服。則中外其別幾何。且五服有上殺之義。伯叔父母服大功。從祖父母昆弟亦大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父母。從祖父母昆弟。皆小功。以其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昆弟。皆緦。以其出於高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祖。若為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緦。推而廣之。與本族無異。棄親錄疏。不可謂順。且服皆有報。則堂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當服。聖人豈薄其骨肉恩愛哉。蓋本於公者。末於私。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則可減也。如是禮可隳矣。請如古便。

楊仲昌又言舅服小功。魏徵嘗進之矣。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堂舅堂姨舅。皆升袒免。則外祖父母進至大功。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而報以大功。則本宗之庶孫。用何等邪。帝手敕曰。朕謂親姨舅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喪。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緦。堂姨舅古未有服。朕思睦厚九族。宜袒免。古有同爨。總若比堂姨舅。於同爨。不已厚乎。傳曰。外親服皆緦。是亦不隔堂姨舅也。若謂所服不得過本。而復為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皆親親敦本意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降。甥為舅母服。舅母亦報之。夫之甥既報。則夫之姨舅又當服。恐所引益疏。臣等愚。所不及。詔曰。從服六。此其一也。降殺於禮。無文。皆自身率親為之數。姨舅屬近。以親言之。亦姑伯之匹。可曰所引疏耶。婦人從夫者也。夫於姨舅既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睦親。卿等宜熟計。確卿等奏言舅母

總堂。姨舅袒免。請準制旨。自我為古。服諸儒議。制曰可。

玄宗時。欲增喪服。加外祖大功。舅小功。堂姊若舅。舅袒免。太子廣。客崔沔奏曰。禮本於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不可以或或。父以尊。宗母以嚴。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此制唐禮。推廣舊恩。故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亡。可不戒哉。

代宗大曆元年。峽州別駕顏真卿上議曰。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命弛懸。鄭註云。謂去箴之。弛謂釋下也。是知哀輕者。則釋。哀重者。則箴。又按度尉之禮論云。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享萬國。不設樂。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喪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充。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又章皇后哀恨未終。后主已入廟。博士徐乾。議曰。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叔向猶議其寔。今不宜懸。宋

書禮志云。晉武帝以來。國有大喪。廢樂三年。又按江都集禮說。晉博。士孔恢朝拜過宮。懸而不作。恢以為宜都去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懸。孟獻子禫懸而不樂。自是應作耳。故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非謂不應作。而猶懸也。國喪尚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又徐廣。晉。史曰。聞樂不怡。故申情於過宮。諒闈奪服。慮政事之荒廢。是故乘權。通以變常。量輕重以降差。臣以周禮去樂之文。宋志終喪之證。徐廣。之論。寧戚孔恢之說。禫懸理既可憑。事又故實。伏請三年未畢。都不。設懸。如有齊衰。喪及過大臣。薨殯。則量輕重懸而不作。

代宗崩。羣臣朝夕臨常。哀哭。委頓。使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臣哭。君前有扶禮。手。哀恨之。會議。羣臣喪服。哀以為禮。臣為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

遺遺詔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凌厲衆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疑之。

德宗即位初詔元陵制度務從優厚刑部員外郎令狐垣上疏曰遺詔務從儉薄而今欲優厚豈顧命之意耶上優詔答之及將發引上見輜輶車不當馳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輶直午而行。

貞元初楊當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侍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為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皇太子與國為躰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為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問當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羣臣齋衰二十日公除宜約以為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綵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準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屬化敗俗常情所繫夫政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為母暮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為得禮德宗遣內常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

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為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為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八公門變服。今期喪以下。緣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此。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具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衣衰。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三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縵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為制。可也。宰相乃命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日禫。內謁即墨服。復詔

問質質以為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居太子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內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乖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為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絲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

九年。蔣乂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守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占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以為墨縵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縵蓋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帝命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乂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

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為。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常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凡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日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縗。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縗服。衣冕裳。去聖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為朝廷喪法。疏入。帝迂其言。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用十二月下宿。博士王彥威建言。天子之葬。則議之高祖中宗葬。皆六月。太宗四月。高宗九月。睿代二宗皆五月。德宗十月。順宗七月。惟玄宗二宗皆十二月。有為為之。非常典也。且葬畢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皆十日。今葬卜歲暮。則畢祔。在明年正月。是改元慶。賜皆廢矣。有詔。更用五月。

穆宗即位。荒酒色。景陵始復土。即召李光顏于邠寧。李愬于徐州。期九日大宴羣臣。右拾遺李珣與宇文鼎溫。龔業。璿。馮。蔣。同進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顏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遠去。遠夷之使。未還。道密弛。禁本為齊人。鐘鼓合饗。不施禁內。夫王者之舉。為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盛秋也。邊如令訪謀敵。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為厚邪。帝雖置其言。然厚加勞遣。

昭宗時。宰相常貽範母喪。詔還位。兵部侍郎韓偓當草制。上言曰。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練而召可也。何必使出我寇廟堂。八泣血。樞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二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 format, including a large watermark.

